吳竹牖集 二

疏 書 序 記 跋

祭文 行狀 墓道文 雜著

附上 東史後叙 麗史提綱

竹牖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請歸改葬疏 己亥○判決事時

伏以臣曾祖父母以下三世居咸安郡墳塋仍在其地去昌原馬山浦僅三十里自壬辰變後陷爲賊藪者七年雖人煙斷絶祖先松楸猶得保完時節出入奠省丁酉後泗川賊渡入蕩没右道人民遠避上道不敢窺伺於鄕曲臣亦以陜川郡守罷散流寄榮川地去冬賊退之後聞沿海之地士大夫墳墓追盡掘發臣曾祖父母祖父母及父母三世六墓亦皆見禍

骸骨暴露驚惶愴慟五內摧裂亟欲遷窆于內地而
奴僕死亡幾盡幸有孑遺者遠適未集無力營葬且
緣臣以陳提督接伴使急向湖南未克依禮改葬只
得收拾掩土　王事驅馳吞聲入洛天地中間寧復
有此事噫兇鋒所過舉國之境雖皆蕩然而至於夷
其丘壠發其棺衾使已朽之骨莫克保全者獨近海
地方爲然雖緣臣積惡之致生爲人子復何以爲心
臣伏念通喪解官之外掃墳歸葬給暇載法所以重
送埋也見今發塚誠千古所無之變人子極天之痛
而無解官服喪之制偪側朝行方寸已亂公無以效

死於賊私無以掩葬其親只天地間一罪人耳且臣有兄弟三人而兄弟二人皆已身死獨臣生存祭祀喪葬無他弟姪伏願 天日下燭螻蟻之悃許罷臣職亟遞解副摠接伴使之任歸省故山趂此暑雨纔收農事稍暇之時改葬骸骨不勝懇祈切祝之至非但時事艱危之日臣子分義不敢言退解副摠西下之期只在旬日之間而冐昧控辭罪合萬死第念西路往來遲速靡定南望桑梓又隔千里竣事後還鄉應在深冬之際或值嚴寒綿力負土趂未克葬竊又惟念禍餘骸骨久在淺土雨雪之侵潰狐狸之窺鑽

難保其得完臣於此時顯戮難贖寤寐傷痛心膽墜地愚衷所迫號泣于父母欲止而不能已也瀆冒天威言不知裁伏地戰懼臣不勝隕越屛營之至

再疏

伏以臣曾祖父母以下三世墳墓在咸安地丁酉賊變再動之後皆被掘發臣於去秊冬僅得收骨掩土追未改葬曾已俯罄愚衷上瀆 天聽伏蒙 聖明哀憐許令接伴使竣事後給暇歸葬臣仰荷 聖恩感淚自下頃承別試二所考官之 命累日入場之際已遞接伴使之任伏願 天日下燭愚臣覆盆之

痛至 命遞罷臣職俾得趁時歸葬不勝懇祈切祝
之至臣以微末之身將私葬之事瀆冒 天威一疏
再疏而不知止甘伏常刑第念臣之故山七年賊藪
之餘松楸數十里之内人煙斷絶淺土骸骨經春涉
夏委之狐狸之穴無人看守難保其完存痛念于此
拊膺摧心泣涕漣如繼之以血且桑鄕千里非旬日
得達財力蕩殘非容易可辦六墓骸骨改卜淺窆恐
未及於堅氷之前也此臣之所以一日爲急不暇緩
聲於心痛而冒萬死再三瀆不自已者也臣不勝激
切隕越屛營之至

辭工曹參議疏 丙辰

臣竊伏念惟朝臣大小濟濟盈庭而乃收拾遐廢衰朽之物備置夙夜在公之地感激 聖恩撫躬兢惕義當奔赴謝 命而臣季至神昏形羸氣敗疾喘暑濕交祟互攻食飲減廢筋力凋耗近又失足顛傷針藥未瘳寸步艱運屛伏蝸室雖欲力疾登途其勢末由伏地惶戰無所容措第惟臣沐 三朝納汚之恩無一寸報國之效特蒙 殿下卽位之初除尹東都追榮三世昊天之恩靡粉難酬卽今離是耄荒距鬼門不遠誠恐一朝溘先漆室發憂終未達於黈纊之

下敢竭聾瞽伏竢斧鉞伏念　殿下親經大亂運値
中興湲恩厚澤覃被海隅民樂耕桑邦内乂安而臣
愚過慮欲先慈仁有賞無罰聽偏近習女謁難防紀
綱陵夷庶事隳哉軍政蕩盡民生困盡財力竭盡奢
侈極焉勲爵歲增公室日弱囚繫滿獄動經寒暑咫
尺　天威侍臣闕直非一非再臺章逐日上下相持
或至經季是豈苟執無前之舉不念事體之傷必有
所大憂有甚於所爭而尚靳如流欲歸循私臣竊憫
焉風訊後別赴防國法素嚴稍事弓馬則雖世族子
弟罔敢或後壬辰變初倉卒潰散然終之斬一賊厥

尺土者此輩之力居多朝廷亂後設科取武士或一舉累百人者爲戍邊討賊計也一登科目百般謀避或稱諸使軍官或稱本邑軍官或稱武學隊摠或納價布晏然退家畢境赴番者只荷鍤佩鐮最貧殘庸劣者若干而已自 祖宗朝以來至于 先王朝特遣御史或稱巡按或 命暗行軍政弛嚴守令貪廉民間苦樂靡不得達此最王政之一大段而 殿下臨御以後不見一繡衣來自日邊朝野缺望有識竊歎臣不敢知 聖意之所在也竊聞西北之虞尤以爲急伏念廟筭所在應如敵至但推此度彼轉周國

強或不及兵家所論臣又聞辰巳之前賊藪行長等
往來邊方覘知有一東萊府使非人射日之計尤稔
吉酋兇桀雖係運數豈非黠驁姦譎窺揣我虛實之
致然耶臣愚淺計東萊擇任似不在嶺南方伯之下
自古敵境善守或化之實殊或稱以鎖鑰豈無其意
臣嘗讀朱子大全書千言萬語無非治世之模範而
浩瀚閎博未易蠡測至若封事奏劄提綱挈目端本
格非尤可見愛君憂國之意經綸大略具焉最切於
御覽而經筵進講經史外大學衍義近思錄時或
進講至於朱子書旣無其例臣伏願疏劄之類特

命別印燕閒之暇沉潛玩繹使當日危言讜論如親
聽聞古今雖殊警惕省悟其揆一也朱子在南渡後
六十年餘今見疏劄及知舊問答書辭中語及復讐
其慷慨極論如昨日事我 國經變纔過十年絕未
聞談及復讐之義者臣竊痛惋伏願 殿下振紀綱
肅軍政紓民力嚴宮禁祛偏私納諫諍都在 殿下
之心上微臣愚昧只陳耳目所及文拙辭俚亦涉猥
濫而朝夕入地病不躬進 闕下有懷不達於 君
父之前恐負臣子平生之願伏望 聖慈俯憐禽鳥
之哀鳴不棄芹曝之癡獻臣無任瞻天望雲隕越屛

營之至

書

與金鶴峯誠一書 壬辰

晩熱猶酷謹伏問令候起居如何懸傃仰切賊人聲息近無急處而在在屯陣尚無掃退之音彼此相持時月荏苒換不知何日快掃兇醜玄昌等路賊倭往來近日尤多云又聞鎭海之賊昨曉猝犯咸境焚蕩民家與郡兵相値賊退云可慮可慮但聞唐兵已入對馬島然耶道路漸通 日邊消息想已頻到伏願令垂細示以罷亶憂戀卽刻伏聞令公移接左道云若然

則可謂恩於彼而失望於此矣方張義兵等無乃有解體之意耶伏想移節在邇不審由何路以渡也草溪靈陜等地近無賊報必令行由此間道切欲候拜於中路先此仰問

答金鶴峯書

趙甥還伏承令惠辱覆書就審令候起居萬安仰慰何勝頃聞湖賊闌入知禮此雖自京退散之好機恐一番衝突於東西也憫慮憫慮不審烏嶺以北聲息暨一天兵指揮如何伏乞令示何如頃於九日金海賊突入昌原地我軍大敗事想已細達於令聽矣

前縣監張應奎提本府孤軍力戰良久而露晛孫伏諸將士皆已先潰曾無一人後援畢境一敗塗地張應奎父子俱歿積屍盈野自變後金海敗衄無如此日之慘酷者張之義烈不可埋沒而諸將退㥘實爲痛心大槩此府之敗自取有漸頃昔募兵之官未有遠慮輕斬附賊之輩使其餘魁居城外者卽投城內黨賊之志益固日夜謀所以復讐者潛伺出沒累日而發成彼賊快報之毒重我受侮之辱豈獨爲彼張一家寃痛而已哉稍賴兵使驅逐出境而止然示弱旣極將士又頗解弛金昌乃遺之氓襁負盈路目不

忍見必待令節近日一過邊境然後麾軍中改容民情少安此非但鄙意實齊民之望也竊意狀辭所報或未覩縷此情故敢此委達

與金鶴峯書 癸巳

令巡候起居何如戀傃仰切歲換春回賊壘如昨厲疫四熾流殍盈路耳不忍聞目不忍見伏想令慮尤勞痛慘之懷何勝仰喩伏聞上洛之賊頗多下來云不審然否浿江以下聲息何如道路傳言虛實相半尤不勝憂悶也澐冬寒賤疾遽劇閉戶度日近幸稍間似聞令節北過三嘉切欲候拜而家間有婚禮過

此期若不及進於三嘉縣則當造晉陽切有面禀事耳且於鄙意嘉縣上下居中旋節畱此節制便於應變諸將士之論亦如是云不審於令意何如

與琴彦愼牒書 戊戌

冒涉大水鞭羸到此專爲明日慶席也即承惠問就審起居之詳慶席退設於初二日仍到叔父宅以竢高會豈非兩全但來初一日櫟兒將向故山亾弟處子亦以婚事將資送此日吾當措處故初意明日過戚進晦日及還今乃還退勢不得晉參恨負何極第念初二日文廟秋享四隣守宰必多相礙何不退行

於初四五間耶分義相切獻此賤訃伏惟

與琴彥愼書

歲暮風雪謹問起居安否如何懸傃仰切霮罪逆之重禍及松楸亟欲宛滅而已忽承陳提督掾伴之命控辭無路將何南濱今到溫溪擬欲歷奉而行忙未果不知何日展此悲痛悵仰悵仰

與琴彥愼書 己亥

清秋謹問衙候起居何如懸傃仰切霮以松楸事再疏來此晦間當下南中改葬切計而適値凶歛罔措所需私憫不已去春入路時何不相見耶憾仰吾同

搊之人只有近地四人存世一欲搊會敘舊兄可辦
措以講好事待生南中事畢之後一會於歲末何如

與琴彥愼書 庚子

國運不幸遽遭 内殿之喪臣民之慟何勝仰喩卽
惟犄履起居何如懸傃仰切弟粗遣旅寄窮病爲伴
耳

前於陶院一會良幸卽今起居何如懸傃不已湮扶
病還來漸苦憫憫

與李叔平 埈 書

白巖吾舊居也家臨清洛有山水之勝兵後不得歸

餘十秊矣回首狐丘不知隔雲嶺幾重耶想五柳荒涼無復陶令之宅百花蕪沒亦非杜陵之庄卽今轉客都下歲且向晏永夜孤夢空繞煙江白鷗之畔敢以白巖十勝書上願得君有聲畫掛之宴坐以寓卧遊之興

與琴彥愼書

隔李阻奉戀懷何堪卽今氣味何似弟自洛來過叔父家潑欲晋叙客裏春盡歸思日催明間當發南行無暇相尋恨恨

與朴都事 溎 書 己酉

春寒尚未解圍起居何如懸戀不已生粗遣如昨但蔚山官廳及衙舍以外火因大風連燒村家數十家俱燼靡遺物何厄如斯不堪聞也生亦寒食欲往來故山之計而巡使尚不到任受由恐不得且蔚山兒見灾如是未可同往慮事不如意也前月報書已奉閱耳安東事未知終如何想必蒙 恩宥李壽翁得逃婢而去可喜但以逃奴推客與請簡坌沓繼踵得與不得民客俱怨致毁不貲第一難堪處也柰何惟照

答友人書

頃奉問札始知來此青鳧恨不枉此相叙也卽今已還龜城否起居何如生粗遣如昨但歲荒民獰公家之務又難策應只思歸臥東岡之陂耳近遭姊夫之訃痛傷之餘廢衙累日境內魚物頓不興產鹽藿掃儲無物可送可歎錄在別幅照領墨丁分惠知舊不宣

與金

北來信絕侍履起居萬福瞻慰遥切澐解遞歸來暮境捘分幸但南鄉益遠親舊子姪星散分離未知此生何地可解顏耶楧兒卷還孫兒尤念不置切意率

來于此而婦切於覲親固辭不來追慼尤極尊伯氏好官否似聞洛下頻動至有避亂之計道聽雖不可信時事如此發憂尤切

答李大仲 介立 書 乙巳

春回倍戀忽承問訊就審新慶川增慰荷何已澐自入新年齒不添而落盡病視前而愈加羡尊尚如昨也交遊漸少息君益切今念一二日與子澄輩鑯錐蒼艾于德山之下船巖之上尊適在近幸望悤勞枉叙何如何如京摘果來須爲求見轉借不知落於何處只有東堂數張進呈餘惟枉臨對討

與李大仲書

傃戀之餘今見秦正字得聞來住葛洞恨衰病掩門無人說道關一候問亦喜瞻望適邇冀幸相奉之便易也霑李室神嚬已不省人世事惟願逢故舊說老懷此外無他念幸值往近切望枉一步作一場好會如何如何暮境憂患邇來連疊不堪向人道

與朴仲植 掄茂 書

夜來起居安未僕今日欲往壽尊府昨因蕭山書聞曾牧使訃音慘痛之餘不能赴宴奈何近甚相阻切欲相叙而憂患如此可歎尊府近必來夏寒臨此相

叙爲幸

與朴仲植書

前因齋祀未作移夕之話追恨承書錫餘懷也來冊依領大全題曾知君意而非一二卷老筆力不堪眼漸瞀奈何黃白兩筆可謝餘族從近謀叙梅柳之邑漸好不欲長作掩門人爾惟照

與朴仲植書

今見伻問慰慰吾證比前頗減雖不快差似非重膧族數日可無憂矣鄉會近以 國忌定於廿九龜翁亦許來參有固欲赳吾之意病若未愈則似必難免

城主以不薦新鄉所屢勑所吏因次知督之云鄉所三員一時並舉非數三品官可擅之事想不知此意也如拜城主詮告無妨餘挨兒適出野外不報書

答金活源 濼 書 癸丑

阻仰之極忽承惠問就審侍履起居之詳慰感不已但伏聞大夫人證候尚未快復馳慮仰極湲哀甚昏忘無復爲人事何緣一拜叙晤悵戀而已豚穩之來會有先聲而尚無的報 未知其故宴需之助頗出望外謝仰伏惟

與朴季亶 楙茂 書

伻來知侍履安吉慰慰東史叙辨甚的當有據當並送於韓公以求改定所論但此處亦不可無本草矣君之本草有可見不必再書若無可考則君須又寫一件置此可也今日正言若來則當付送入京故云君若無本則當令褀兒傳寫爲評示之正言來後須來見但苦待此行未知何故而遲退也

與朴子常成範書 甲寅

春寒何樣雅履新行好過耶老生胃證兼感冒痰急口爛攻之者四至恐難爲蔽柰何就中先生夫人碣表前承城主之教老惛文拙但義不可辭今纔起草

夫人生季月日未知之若下世季月則已考之季譜
忌日則亦未知之並示之德行僅得一二於門中叓
無問知幸親稟城主前應有承受之語一一錄示亦
望明間臨枉面傳欲及損正取質於安東習障之前
毋忽

答郭靜甫晉書乙卯

馳溸之餘忽承慰問滚賀感意鄙家之變出於福過
之灾倚伏理固然也豚兒繫獄之後兩司以他避嫌
之故未供原情兹致多日未易究竟冥悶何極促賊
首所訴皆宿怨緣生在蔚判時賊首對訟得勝者亦

拿去冀蒙 天日之照伏地以竢耳至勞勤問未緣
面謝只增悵恨

答郭靜甫書

累承問訊俯垂委款滚賀感意豚兒無妄之禍終蒙
見放感戴何勝仰喻淒衰耄比甚佳斯將幾季未接
欵晤悤之不置回首高樓臨筆悵黯

與金栢巖 玏書

竊聞令下擬制斬衰服云尤切慈愛之隆欲盡情禮
之至也朱先生嘗服長子喪斬衰禮文亦著爲嫡子
斬衰制聖賢重嫡統垂訓之意深矣但八十之人親

喪只衰麻而已情不得盡焉澐昔在己巳年間拜南冥先生先生時遭內夫人服竊見之著麤笠白甘吐布衣麻繩帶語澐曰吾方遭妻服金宇顒輩勸余依禮制服吾不能從其言只此服素未知退溪於期功服何以處之耶澐對曰退溪先生所論澐未曾面承但祖父母以上喪外凡期功以下喪未聞今一依禮文制服也南冥先生曰然退溪亦年老必不輕易處之也到今記得兩先生所已行所已言如是則嫡子重服雖非他比身以下喪不能一遵情文非今日之創陳也令監年迫八袠飲食居處頗異強壯之年遭

此切迫之痛罍然衰絰朝夕奠次不覺形神暗消疾病乘之或天意難諶必然之理非但親朋憫憂亡者九泉之靈應重不孝之罪亦感慈之倍傷處也鄉隣與子弟慮此交陳令不得自由則一段服制末或難處無乃與令監今日之意未克必遂乎南冥先生立教後學迴披流俗而至此一節所論如是雖非後生之所敢知高明之見必有微意存焉愚之管見麤笠布帽大布滚衣麻絞帶出入常服以終之不知其近乎禮乎否澐頃見令下神色頗減鄉時竊念此傷憂患之致賊生忝齒庚末以澐之衰甚過慮及此耗憒

伏枕未克躬造敢申循俗之見切冀極情息攉處初至終區區老契之望也伏惟鑑察焉

答朴子常書 丙辰

霾霖纔霽盾咸正熾老骨尤不堪度承僣小暑問之荷荷凄得蒙朝廷記念衰朽有此 恩除揆以義分不可不亟謝而千里炎程殘力所不能可恕發罔知所處惶戰而已東史新刊一板已去監校未知何日斷手望須致念精刊畢後亦令送此餘謹奉展不宜謹問

答朴季亶書

昌卜來奉書開慰開慰開慰豚兒獨處想有團圓之樂耳慰慰老生依昨君一家皆安好頃日金鑑舒川行吾往觀之東浦公亦皆會于元塘想好往及期爾但東浦公得疾如去春慮慮今日見金上舍榮祖云頃日乃城洪适之來聞洛下交像可駭可慮未知終何如也東史纂要花伯尙不還送頗有更校添補處君來時如見花伯須告持來大可大可

答朴季直書

阻戀奉書開慰開慰窮峽凍路至於委伻問既可謝但聞喪妾之慘吾兩家厄會相倖奈何老病日倍決

不可在官而極寒未發然若死於官何許他苦仲植遠來相慰恨君遭患未會峽府無物送之只將松子二斗送似餘病困不縷謹復

與金施甫 澤龍 書

懸傃積月承委問感慰湮衰廢之餘再蒙 恩命一不趨謝分義未安扶病一行終未免赴任非本意也承審枉追道上終不得一奉抑造物之故戲耶明當發向青鳧八袠銅章豈堪久居況周王仙境非老脚登陟惟在如尊盛壯者遊賞耳

答朴季亶書 丁巳

見書知行李之安慰慰老物病無加減時或少喫食物或厭專廢徃復無常元氣不至大敗只起居無力任人扶將亟欲歸去而皀寒尚留且聞家隣病患方熾退無所之悶慮曾聞君欲眷經此府擬可會叙一場竟以亘還勢然柰何聞兵使大祥已迫而病臥殘府無以一奠憾歎平昔幸由傳僉孝前餘病困不宣

答張山甫 汝崐 茂甫 汝華 別紙

問及鄉賢祠享事衰賤見識何足與議况先正金觀察爾音行蹟操履曾不少聞亦未嘗見諸史策塊處窮峽無憑詢究何能有以報答但於臆意立祠享記

事體非輕揆諸書院雖有差殊此非獨一鄉大論亦
國家所與知豈可鄉議未先定而遽以後生數三輩
續續追論有所出入文節嘯皐兩先生風聲德業有
耳聞目逮鄉論已定之一季營建都爲此兩賢地至甚
金觀察身際革命之秋名節出處會無徵信而及今
三百餘季之後鄉論未定而遽有陞享他日隣邦士
論及朝議有所去取則今日輕率之責誰其任之耶
又聞之禮安一鄉爲龍巖立祠也一時名卿子孫亦
欲並享其先如今之說者而至以大憲公斥責彰
崑炎貞玉終不能並享應以鄉論定之一不可紛紜也

惛病謏聞又有記得一事辛處士永禧有乃祖辛學士文集世稱名家或勸以刻出辛處士乃曰吾先祖雖有詩名只有武王不憎受成湯豈怒周二家革命間聖人無惡尤此外無可傳者世以爲名言古人爲先祖一詩傳後尚有此論況廟享百世此何等事而遽有紛紜之說乎雖然鄉論既發端如是他日或挾究史籍或取徵傳信赫赫若無復可疑則百世清芬豈終使泯沒不可容一毫私意於其間也叨承問及妄傳瞽說悚仄悚仄

序

眞城李氏族譜序

萬曆庚子夏眞城李氏族譜鏤板訖李正郎詠道謂余曰吾家譜粤自亡兄在世撰錄已久今乃繡諸梓請記一言而序之余以眞城外裔逮事先祖妣獲聞其先世家風義方之訓其來源遠故世稱睦族必以李家爲先及今見譜圖私心竊慰幸不敢以不文辭謹按李氏諱碩當麗季擧起縣吏中司馬官至密直副使自是以後宗支蕃衍緜瓞斯茂紆組相映蔚爲巨族而詩書之澤愈永忠孝之傳不替晉山公從征懋功莅民治聲顯時縣後判書公超然塵表卜宅淸

幽秘境誕申家聲至於松齋公清詩琴韻秀流輩而推重大憲公斥奸風彩玉崑炎而彌貞翔又退陶先生道德文章星斗于天著 龜于世是則關五百之運後考亭之一人雖若不但爲一門之私慶而倘非先世種德累仁溉根濬源安能繼 世篤生鍾萃間世之賢於一家如此其盛也第惟密直公以上 潛德未顯世系無徵則公實爲李氏之第一祖也故今譜圖始公爲一代公有二子諱子脩子芳而子芳則子孫未可詳至孫諱云具云矦分爲二派至今二百有二十餘年而內外雲仍散居布滿世斬緦絕非但不知族

系之所自並生相遇視之若路人豈不重可痛哉而譜圖之作所不得已也披圖而認親疎尋行而識尊卑派分萬別會之一本心已孚於未見情益敦於既覯不勞三物之敎而油然良性德自歸厚此古人之所以眷眷於辨姓氏圖族譜而今日諸君盡力刋布之意其不在斯歟譜因舊撰而今更廣詢博訪增新刪訛分爲三卷以前縣監李庭檜進士李亨男幼學李有道讐校董役正郎李詠道實管其事是皆善山公之後而庭檜氏即繼七世宗孫也收米布於近地子孫中爲工餼費族陶山文集垂畢而倩移刻手趙

月川士敬丈議諸士曰先生之道孝悌而已今刊先生文集于書院而並刻先生世系族圖使名在譜中者皆知先生之道之所在期無忝爾先祖則吾儕尊師之道於斯盡矣於是材取餘而有裕工會鳩以仍事纔閱月而斷手何其不多費力而做得十二代創修重事如是其易耶噫先生之德之學一世之士既已心醉骨浹而門下士如月川諸君子際此兵塵未靜汲汲焉以刋行遺文爲己任遠邇聞風匠徒子來助費雲委辦此斯文盛擧期季而已了是孰使之然哉斯豈非垂裕積厚天陰相之乃大闡其報於先生

而族譜之成若有待於今日其視他家譜牒必籍官力區區輳集僅能成就者相去遠矣此不可以不識而凡爲子孫者盡各盆懋厥修以不墜家傳一脈以無負刊圖本意也哉是歲之遯月上澣外裔通政大夫前掌隸院判決事吳濩謹書

東史纂要序

余經龍蛇亂離來屛跡窮巷思見東史攬古證今降有友借其家藏三國史節要及東國通鑑因得覽閱自吾東方有國之後君德之昏明賢邪之消長興亾之殊跡交隣之失得可鑑可戒者視他史尤爲切近

而老昏且病過眼輒忘竊有慨然思欲謄寫展玩則
三韓以上文獻無徵麗紀以下記載汗漫輒不自揆
就其中而撮其要至於三國以後名臣言行隨手抄
列旋念善惡俱存勸懲斯備乃拈出叛賊權兇之尤
者別錄于下庶幾親覽爲實霜氷知戒第恨史籍殘
缺耳目孤陋蚌珠有遺魚目或混初非要質具眼秖
欲私便記臆不意傳播士友纚諸梓而印布世也抑
又思之始之編錄詳於傳而略於紀未爲完書今旣
刋行則有所未盡竄改增修不獲已也玆敢更就原
史自新羅始祖甲子至高麗恭讓王壬申一千四百

四十九季間事蹟刪完節約纂成君王紀自始至今三撰三改積功粗完乃刋去前刻第一卷以今撰紀依訓義綱目例分作上中下四卷追刻而弁之篇首略叙顚末于後極知僭踰觀者恕之萬曆四十二季甲寅五月癸丑後學牟陽吳澐謹識

家世志序

余牟陽家世自翰林學士公迄于今五百有餘季學士公以上應有肇起而遜矣靡聞澐少時在京得吳氏族譜於門族則翰林學士公子某名爵俱錄依此謄寫後日仕洛中遇一同宗人見之以爲學士公胤

子無他譜見證似可疑云右帖已失於兵火今錄此
志因記此言姑闕疑只從勝覽所載始以翰林公繼
之以孫東閣公又典書公以上前譜亦闕焉嘗竊歎
翰林公文學名行至今人人稱頌後來簪纓相繼而
間有矇昧如此豈非譜牒不修誌銘無傳或屢經世
變失於授受而然歟抑恐浸遠逾忘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乃疏列宗系自始至禰具職諱書之弁首畧
世外家先系所及知亦各序次爲圖外系及子婿分
註于下皆書直系而止不及支派者志吾作也老憜
不暇及他也至若碣銘見於選集諸書中者枯出別

錄間亦竊補僭述合爲一帖將擬繕寫數件遺諸後裔使先世行蹟與子孫源派或可憑此而尋追庶不歸慢先忘本之地第恨曾蕃謏聞又未得博考往帖族他日隨得隨記姑書志錄之意於帖後萬曆癸丑三月丙戌後裔孫澐謹識

記

悠然堂記

以物觀物者物至而能適其適以物觀心者心鬪而遂喪其眞適其適也故無一其跡而胷裏天遊自不改喪其眞也故倚著一偏而從他外物移吾樂從古

聖賢會得樂地豈暇期待詠歸之興偶動於沂上而堯舜氣像呈露於舍瑟之際簞食瓢飲不出於陋巷而鑽仰精力欲罷而不能改彼春服也沂水也簞瓢也陋巷也特值其適然而能安之耳是豈必於是而助吾樂哉故凡樂之假乎物者強也非眞也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外焉故也吾友希之甫背郭堂成扁取陶詩請記臭蘭要運郢斤嗟爾希之子其樂淵明乎樂南山乎謂淵明樂其天者乎樂彼山者乎一賦歸來成就則涉園而已怡顏則庭柯而已嘯詠或登東皋淸風只在北窓雞鳴犬吠葛巾環

堵無一毫身外思無一點塵埃想觀物寓懷遇境感
興而吾天浩浩也其樂陶陶也無絃何趣趣在音前
山氣何佳不待招邀蒼然暮色入眼意會於采菊之
際眞乎返跡乎無初豈有心於要見南山者哉今吾
與子登子之堂則千尺龜臺去無十步於釣得萬頃
湖田黃雲四野於耕得蒼髥夾路四時一色夏宜風
乎前溪柳陰戛玉鳴璆春宜詠而有方宅之十畝多
愛文之四男使淵明可作吾知忘言眞境不獨在於
鶴駕而歸田之作必先及於斯數者矣今吾子樂淵
明而捨在近必求諸遠取諸御彼無乃心爲外鶩

而樂淵明之山而已者乎主人曰吁吾堂適成而山仰之地古今相照然而不扁之以山名而必揭之悠然悠然兩箇字正淵明因靜照物眞意自得處是在山乎是在淵明乎余曰然則子得之眞矣至於侵晨帶月不獨鋤穢於寄奴之園其高風餘韻至今爽人肌骨是亦本分裏和而清底做出乃靖節之能事吾與子明月滿堂三弄瑤琴觴元亮於廣漠之野冲虛之舘得千載下子雲當爲之賀也上章困敦清和節

飽德山人白巖憼老書

晩對亭記

宋上舍川至頃年築小室於林丘之東畔架二間以樓之青山綠水煙雲魚鳥曉夕几案物也而尚不名其亭雖非造物者之增損亭斯境者無乃無顔乎余偶過登臨溪風忽起山雨一洗淡粧濃黛薄暮益奇忽記杜少陵翠屛宜晩對之句請名之以晩對復次壁間晦甫諸君五言二律以答其勤焉噫吾東方素稱佳山水湖嶺南多少樓臺亭榭鳥革翬飛於江海間者不知其經幾箇甲子費幾許財力而一朝兵燹蕩然焦土雲山水竹亦爲之慘裂況如余之白巖數椽尚何足道哉幸惟江左一隅尚帶太平煙月不獨

保其舊家長物有如川至能眞有山水相余不敢知乃能新築於亂離之際時與親朋於焉嘉客把酒吟嘯傷今感古繼之以伯仁之淚者不一再而已虜無善歸天必悔禍快剿百萬鯨鯢淨洗千里山河復與今日吾儕縱目登眺淸風掃屛明月滿樓歌詠寧興形忘物外人與境始相遇者當擧杯爲主人賀也主人曰諾於是乎書

跋

松齋李先生詩集跋

松齋詩集乃退陶先生嘗就一元集中所選其下拾遺

亦先生手自淨冩合爲一卷藏之宗家久未鋟板澐
去年秋佩符中原公務之暇鳩工繡梓閱月而功訖
荆璞始輝幸也若其詩之品格已盡於當時輩流如
印相國用溉之關東錄跋語退陶先生亦嘗謂不可
不傳世至勤其手抄則今日之刊行豈特爲吾子孫
之私幸今藥圃鄭相國子精公送余三絶頗論此詩
故並刻之于後使觀此集者知其顚末云歲萬曆甲
申孟夏下澣外曾孫奉正大夫守忠州牧使吳澐謹識

書金鶴峯龍蛇事蹟後

右龍蛇事蹟亾友李魯汝唯所撰渠從事於公最久

故得公事實頗詳今閱卷中自公受鉞之初乃至星隕之日片言一事與夫一時義兵顚末士類臧否旁摟包括莫不裒載不特使公之精忠偉烈不至落莫於亂離之際後之秉筆而狀公行者得有所考焉隱賢有野史之遺意眞鉅筆也第於其間不能無可疑處或有宜略而反詳者有當錄而見漏者文金之敵讐一私怨也而屢書不一書安彥之大捷聳軍聲也而無一字之及至如首事如桃津之朴廷琬募兵如星山之文勵靈川之金應聖之類雲布列邑皆公節度中人功不在見錄諸君子之下而皆闕而不著其

餘豪過實疵損眞多不滿人意處噫志鶴峯事蹟乃如是耶雖欲質問而汝唯不世息公之麾下終始焉者伯由從巡遠德凝室遠而無與論議而改正未嘗不掩卷三復而噓唏復竊自念知公者不獨汝唯從軍事者不但一士且慮聞見之不周去取之或偏如余之衰腐亦嘗聽公指揮荷公心知奔走行間出入幕府耳目所及勝於傳聞至定添削處輒摽紙籤又拈得鄙藏亂離錄中尢切於公之事者數條逐處記之旋見卷中曾有粘紙而隱括追寫處所見先獲不知何人所爲恐後之覽見者混視一手點圈以青華別

之以考異姑竢後日如德疑甫而取正焉倘九原可作應知知我者有人而忽憶壬辰冬公在嘉樹手簡中有志未就身先死之語和淚書之而還其亂洗馬君焉萬曆紀元之上章困敦大壯月日館德山人自巖藪老書于龜城之寓舍

題咸州志後

嘗見唐本建陽志載其一邦風土事蹟裒成數卷則一統志外又別有州府志可知吾東國郡縣有志未之前聞勝覽所載擧一漏萬荒濱絕徼雖有奇觀隱行世無表著之者遂使谷蘭海珠香埋彩沒豈博雅

好古有不及中朝者乎我寒岡鄭相公往在丁亥季間佩符咸州莅郡之初慨然以崇祀典樹風聲爲發政第一事修社壇表賢祠餙旌閭無廢不興又念本郡溪山之秀地靈之美甲于海邦而文獻無徵乃招延儒士議撰郡志設局於官裏其凡例悉倣輿地志而總目有加焉山川古跡戶口田結人物風俗與夫士大夫墓碣誌銘靡不窮搜備載至於村婆賤隷行涉孝烈雖細必錄街談里諺事或可傳雖俚不捐其品題去取悉聽公裁定閱數月而脫稿命之曰咸州志於是環雷封數百載事蹟了了然一部中誠一邑

之實與末幾茂公謝病歸去咸之士民皆以未及謄出爲恨辰巳之變郡爲賊藪者殆七年撲地煙村蕩爲焦土雲山木竹亦爲之慘裂設使當時寫置此紙能保其存乎幸惟寒岡萬軸賴士友之力並藏於海印寺得爲韋述之終南而州之志亦獲瓦全是則天也萬曆庚子冬潭與公俱旅官京師一日潭直宿衛所公亦入摠府叙舊之際語及玆志公卽出以示之潭奉閱一遍不但天際鄕山宛在目中掛卷三復多少悽感噫吾鄕雖僻在海隅百季樂土民物咸居姑以吾山翼一里言之當時戶口之見錄者八百五十有

餘而今無一人還土者一隅如此四境可知矧乎世家士族文物餘澤有足稱者一經兵燹禍及松楸竁銘幽碣鮮克保完後裔之或有孑遺者其於先世事邈然無所尋獨賴此志之存而耳目焉者咸曰某山某壠吾先墓所在某水某丘吾先祖所居徃跡先行瞭然若前日事桑梓之感首丘之息雖百世之下油然自不能已使後之秉筆而修輿地採舊俗者得有所徵焉然則公之於咸郡不獨遺愛於當日能惠及没世於戲其可忘歟其可忘歟竊又追念當日撰志之士俯仰十許季零落殆盡目今在世者朴齊仁仲

思李倆汝宣李瀞汝涵數人而已吾亦當時家食而
間或與聞之矣今皆星散異鄉譬盡無期他時對卷
興感當不異於今日玆將購紙謄寫歸其本而書于
後以寓夫傷今思古之意云是歲之冬十二月上澣
高敞後人吳澐謹書于漢城之寓舍

題金剛行錄後

右金剛行錄徃在辛巳秊間在桃源日所寫俛仰二
十秊餘陳跡杳然回首舊遊不但如瑤池一夢而已
上秊秋龍潭主人任卓爾寄此一紙不知奚落自何方
尚得瓦全於亂離也仙區勝賞宛然如昨不能不以

之興懷仍寄呈東閣景明詩案助發一笑非敢自衒
頃聞楓岳雲煙會入清玩想對此興感當不異於今
日冀得題贈一語使袖裏有東海則抑流落中之一
幸也時萬曆壬寅清和白巖散人書

韓歐蘇詩卷跋

先祖考在嘉靖戊戌季冩與家庭以資詩學之指南
者首題元和聖德詩大畧李相公所冩南山謝自然
詩退溪先生所冩間又下筆於蘇詩中也澐三昆季
憶曾受讀愚騃少時只知誦習於過庭之際而已後
爲從弟輩齋去宣城辰巳之變家業蕩沒先世書蹟

隻字無存可勝痛哉亂離來流落龜城汝檖兒從大
淵弟借求此詩卷澐因再得伏覩字畫端勁拒今六
十有八載手澤如新古人於杯圈尚敬矧竊惟想當
日三君子芝蘭一室壎篪同調怳若親聞覩於侍側
一帙遺墨萬金非實第以歲久磨綻乃手自粘精劈
爲兩冊糚以色綃且見上下隔紙所書律絕進士叔
父十八歲時筆玆敢仍舊帖附庋使後裔知青氈有
自罔或敢失墜焉時萬曆乙巳中秋下澣孫澐謹書

書朴子澄所藏慶筵圖軸後

錦城朴君子澄一日遣其胤子進士檜茂示一畫幛

子且以書曰此吾先世慶遊圖迺吾家之和璧也第未有題誌恐久莫曉顚末以待巨筆者久矣辰巳之變慮難保去軸而藏諸山寺去秋請花山伯鄭寒岡改粧卽命工新之辱吾子之一言也仍並寄周愼齋遊山錄一冊余惟滕閣雄詞必待江神之助形容盛事吾豈其人辭再三不獲謹按周錄之第一段語嘉靖甲辰四月初九日丁丑將遊清涼山早發豐基郡是日承文院著作朴承侃承政院注書朴承任兄弟設茶禮以榮親其兄朴承健承俊亦中癸卯生員兼擧慶禮來會者安東府使趙世英醴泉郡守金洪榮

川郡守李禎奉化縣監李宜春三嘉縣監黃士傑禮安縣監任鼐臣安奇察訪潘頎權昌樂察訪許脉前司諫黃孝恭前典籍秦淵及四鄉父老余亦往會設宴于飄臺上流臨流展席外內具慶注書之嚴府進士朴珩李可大六十鬚鬢渾白風儀成削眞長者也七子皆文儒其福未易艾也今以是錄觀此圖則帽烏紗佩銅章近西坐者七人安東以下列邑宰也豐顔美鬚髯偉然獨占一位者進士公也自東而南連席者二十二人鄉父老也中進七人各挾妓而耦舞者著作注書公諸昆季也進分執樂器吹笙者拊瑟者

遂者琴者拍者鼓者翠袖紅裳傳觴立者跪者背者面者在廝臺藏蘇骨多俯伏者執羈靮倚馬者坐而舞者堆而寢者垂髫戴白闐衢溢郛至若畫棟珠簾長松遠峀晴川百折斷岸千尺谿山繞郭而動色花柳夾道而爭姸摸寫一幅曲盡其妙粤自當李甲辰屈指今六十有五年寓目如新怳然耳邊聞動地歡聲矣竊聞之直提學潘南公在麗季樹之風聲奕世名家寓居榮州則自進士公始餘慶之積詩禮之澤孕秀鍾靈驥兒鳳毛蘭孫玉樹耀室充閭雙登桂籍聯捷蓮榜遐擁槐院入銀臺袖惹天香來辦盧邃篷[illegible]

滿堂交觥壽賀聳一時觀瞻曠百世聽聞矧乎噓皋
先生文章德望冠冕于世雖位不滿德旣已追榮三
代其顯揚之孝寔權輿於此日倩手龍眠爲一家寶
藏兵火不能禍繪事舊而新爲能善守豈特蘇家善
護畫比哉抑有一說焉物有翻成事有感懲今玆畫
中子之先眞在焉想展對之際容顏如在謦欬無間
羹牆之念愈久而不忘子孫之看此圖者嘐嘐然願
安得於吾身親見而悅吾親如當日先祖考爲也感
發興起庶庶自不能已于以善繼善述增光前烈或
有作尋常畫圖看只爲弄玩之資甚至手摩而挨偪

之指點而笑侮之鼠齧焉風雨焉未知青氈舊物能保其不墜乎否君子語常而不語變然由前則勸鑑後則戒然則無黃金滿籯斯一畫足矣抑子澄之不於造鳳樓手而必求老筆之意其在斯歟萬曆戊申之人日書

書朱子文錄後

憶在平昔購得館本朱子大全讀之未幾蕩失於兵火自寓龜城借閱朴子澄所藏全帙總九十餘卷恨不可以久假竊念知舊門人問答書札有退溪先生所選節要目今家藏者尚多易於求見至若封事奏

劄以及雜著序記之類並切於後學而疏劄則尤可見先生愛君憂國之意經綸大略具焉讀過昏忘溪懼終不能記其萬一就其中謄寫若干篇釐成上中下三冊常展之案上非敢有所去取眼昏筆鈍力不及多乎爾辛亥秋八月旣望書

題李大仲契帖後

古人重同宗自魏晉以來至李唐尚門地最所以王謝崔盧燀赫今古世臣喬木豈偶然哉吾東方名門鉅閥必推韓起三韓者歸之甲指而其顯顯譜傳愈久不替者蓋無幾姑以謏聞所及言之月城李氏其

庶幾乎有焉新羅始祖佐命大臣曰謁平公之後韓
聯珠貫至麗代左僕射公翮益濬以茂有三子曰仁
挺評理伯也曰瑱侍中仲也以益齊焉子曰世基密
亶季也以霽亭焉孫之二公德業文章宗當時映後
世其雲仍八　本朝簪纓燦然不少衰由今日泝而
上之至佐命公千六百有六十餘年謂之三韓甲族
非耶竊觀衣冠之家派分星散終至於世斬總絕則
爲路人焉舉世所不免勢也無可柰何茲乃淵明發
人易之歎老泉叙親盡之感臨别贈言立亭刻記一
唱三歎有餘意焉其或簪盍於無可柰何之餘偶會

於世所不免之地者天也天曷故爲吾與李君大仲甫蓋領頭白之後膽照平生之舊一日訪余於草谷之舍其言曰介立與李榮門慶伯李光胤克休同源僕射公慶伯其宗派也克休盃齋後也霽亭吾先祖也一家伯仲季之裔接簷相住不但如弱喪而知歸願子贈一言以賁之余起而拜曰世世同居人孰不願而數世而後或東或西之南之北相望千百里外或至老死而音容莫接者滔滔也並生一時能同一道者蓋寡一鄉者尤鮮若同一洞者千百中一爾佐命公逝矣僕射公以後旣散而復聚於三百季之後

笑晤以晨夕塤篪焉同調閭閻然陶一家之樂豈非
德門孝友能使格息之靈相彼陰騭之天誘衷於不
謀之地而然耶況大仲君牛刀纔試武城二妙蘭茁
謝庭蓮桂交輝鵬翼初擧克休君久侍論思羽儀清
朝福祿川增豈但王氏之未艾而已余語李君亟
搆一堂揭以仁本良辰勝日子姓咸集酳我沽我以
燕以敖儼然若僕射公在上益齋密直公在前羣子
孫在後趨鯉庭戲萊舞其孝悌湛樂之心雖欲不生
烏可已也吾知錫類後昆增光前烈風近及遠爲東
國第一美事自君家始也噫盧高敞人也自翰林學

士公以後迄五百季餘緜緜僅至今日亂離來沙寒齊令宗戚參商聞子之言多少悽感吾何敢秉筆詩焉大仲氏強之聊叙嘗目傳記者暨當日言仍步明瑞韻以答其勤焉 詩已見上

書李叔平所題朴仲楨六友堂詩後

朴生檜茂仲楨之第階有竹逕有松松下有小塘頃季朴生堂以肯搆塘以增築種以蓮菊作門庭奇勝地一日置酒邀余請名之余目其亭堂通玧而總名之以翠香繼以詩蓋取其四時一色馨德可愛也旣而仲楨栽梅植檜益作六友而名其堂余謂翠香者

總名六友者註目名堂以翠香六君皆舉之矣今乃
舍翠香揭六友無乃掩行而逐名乎今見李叔平詩
三復玩詠而書其後甲寅之人日竹牖老翁

書安文簡公墓碑陰記後

謹按文簡公初葬於臨津縣瑞國洞因水湧遷葬之
由詳載碑陰記墓在榮川郡東十里許破文丹後洞
誌石露置墓前者不知在何時外裔孫前府尹吳澐
前郡守李光胤前參奉金慶建等或流寓或在他鄉
聞之亦晩乃於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二月丙午齊詣
奉省則墓前竪短碣面刻判門下府事文簡安公之

墓刻字漫滅不可辨墓前後未十步地爲金氏家祖
孫占葬誌石序銘陽村權近撰偰長壽書鄭排篆額
青色石礱磨字刻精甚陰記雙梅堂李詹撰雨淋日
炙石背殘缺乃具辭告墓奠以清酌庶羞訖剗剔荊
榛還藏于墓前階下之左今以陽村撰刻摽題以誌
銘與雙梅陰記誌石末下之語觀之則宜藏而不當
立以記耕碑陰至末端書建文三年九月日達等語
觀之則似會樹之墓前也世遠無徵姑仍舊坎而掘
之深有蓋石一片又有二石拄鋪地平整乃淨掃沙
土安以誌刻覆以蓋石隔以片瓦於刻石上下四隅

俾不相襯鈌字略倣家禮下誌石之制而埋焉竊伏念安氏文貞公以下至文肅公世躋台班崇勳銘鐘鼎懋績映竹帛玄宅兆域法有禁限而宗支散遠方漸至衰替末累百載客反爲主荒廢至此顧瞻愴感退而書碑記之下以詔後來者或有考焉且考輿地勝覽長湍陵墓下載公墓想修撰地志時只憑陽村誌文失其照管而無改也是歲三月丁丑吳濬謹識

書李牧隱罪三帥教書後

嘗謂讀東史至三元帥傳不隕淚者無人心也今見此敎書讀未了而憤惋塡胷使牧隱不知賊鏞之兇

謀不智使知而畏禍強製梟不勇須取圃隱先生祭金
得培夫參看俗讀然後知千載下士論之待兩賢有
間有由然矣其後恭愍欲殺柳濯促製教諭至於威
怒而牧隱竟不從想此老作此罪元帥書平生悔念
橫在心頭至於晚景能做此事業耶嘗讀史稱牧隱
志節不固乃指此等處耶暮境廢閒偶閱此集信筆
書之

敎書有日昉等爲國爪牙血戰數年頗著勞效而
一念之謬前功盡棄予實悼焉雖然破敵之功一
時之所或有無君之罪萬世之所不容輕重灼然
有不相掩者釋此不誅何以示後故命有司將某
某等咸正
典刑云云

書李牧隱元巖讌集唱和詩序後

牧隱元巖詩序之作儘佳但君臣遇難播越千古之變賴三元帥之力纔復京城旋急還都收拾餘燼雪恥圖存之日而庬臣諸老乃比肩賦鏞葦遨遊山寺讌集酬唱有若太平歌頌之盛反有媿豪士之集新亭慷慨者牧老而猶若是他尚何責嗟彼蒼愍不念乃祖顯宗庚戌之冬十二月避亂南幸翌年春正月京城陷是月丁亥王入羅州二月丁卯還京都能變亂爲治光啓中興之業今愍王辛丑十一月南奔十二月至福州壬寅春正月復京城二月王還尚州秋

八月至清州翌年二月次興王寺留連忘返再罹寒暑初度臨津駐岸聯句泛舟映湖觀者反袂次元巖年俗雖到處佚豫胥入醉鄉卒取興王之變未久而國隨以亡豈其天乎有由也夫

牧隱詩序畧曰上之南幸也曲城府院君廉公鐵城府院君李公漆原府院君尹公檜山府院君黃公唐城府院君洪公壽春君李公菁城君王公實從之八月丙戌行次元巖丁亥幸俗離寺明日大雨回至元巖留一日諸老既以佚豫自居且樂其還都之近也於是舉酒相屬侑之以歌者蒼顏白髮笑語酬酢望之若神仙然嗚呼孰謂呻吟瘡痍之未瘳而昇平文采之若是乎彼柴桑竹林名教之罪人也好事者尚圖而歌之矧元巖之盛集為國家之元氣者乎但今世善畫者誰歟善歌者又誰歟若於圖也誰欲執子弟之役厠筝遂之列已不可得矣至於歌詠則非余不肖者倡之而誰歟

云云

祭文

魯陵修墓立石時告由文 萬曆辛巳○旌善郡守時○見魯陵志

幼冲嗣服遭家否運遜位居東六月江郡青山一掬精靈疇托百廿七年儀物追闕樵牧相尋蕪穢莫修蜀禽啾啾錦水悠悠士夫隕心行路掩涕方伯具狀陳聞 天陛感激 宸衷命官議禮立石易墓亟儼瞻視相彼兆域宅位傾圮先其補土咸禮將舉神降庶歆永安斯處

祭郭存齋趚文 丁酉

維靈志烈秋霜心貞崐玉風儀踈朗韻宇高嶷内藴
道德雲間鸑鷟外發文章天上麒麟撓之不濁磨而
不磷來暮花林鳳凰枳棘死職一義臨亂愈確冠至
盡去華元棄甲壁立不動昂發一人心上有國念下
急身效死勿去獨守孤墉砥柱奔波勁草疾風睢陽
事去月暈斯急嗟余季方勢已亟矣汝可先出好收
吾骨我爲守臣義不苟活父不忍離子不忍別父子
同死忠孝兩美前有何忠後有萬里巴山昔日戕招
莫及白馬今朝鳳綍未執辜負分義歛恨何極萬斛
悲情一杯哀哭

祭伯氏文 己亥

嗚呼哀哉維靈出天孝友敦摯性質夙承庭訓攻苦勤學中季屢擧抱璞見刖鄉稱善良門和琴瑟兄弟三人季芳早亾臯魚泣樹棣萼偏傷幹西世宗喬木舊宅弟羈旅宦鴒原戀悉其永桑梓室無數椽晩構菟裘姜被同眠有酒酹我幾共湛樂鯨濵塵蕩邊戍瓦裂壬辰初夏先忌奠訖蒼黃避亂西渡鳥津闔山之下竄身冬春家鄉蕩滅瑣尾艱辛嫂氏抱病沉綿床席伉儷義重三載救藥夙夜憂勞兼祟神爽心氣内損形神外削余隱憂兄胡至此極顧少寬懷須勿

固執喘熱痰塞杯蛇遽劇風摧蠹木朝露奄忽伯道
無兒壽纔環甲仁必壽後天胡舛施嫂氏病加扁倉
莫醫鳳逝凰隨曾不經時雙殯一廬知南驛洞成服
纔了賊勢再動鄉閭震蕩兇鋒四到弟於是時將奔
上道假守商山流落龜城南關杳然浮淚霑纓穩兒
營葬占麓卜塋合窆同穴無憾幽明夸宰江陽寒暑
四經坐嘯阻亂解符飄零匡廬故山賊七李窟畢境
兇禍重泉慘裂身罪延先痛極于天縻職京塵再踈
言旋幽草寒瓊改葬新阡嗚呼痛哉兄其知耶其不
識耶天地中間有此事耶初恨兄喪未返故里孤寄

他鄉魂歸霜月日今沿海無塚不發吾家內外慘不忍說隔江兄免不幸而幸撥也惷愚幼蒙養正前後三霜制服有竟取婦永嘉士純之孫只恨家破宗祀靡存鳥權祀事奉主北征玆適塋下宿草凋零洞門悽黯淅瀝松聲嗚呼不起我若鳴蟲輻臆誰訴九原誰聆荆花落盡孤鴈沙寒弟妹分散阻絶關山滿地鋒鏑幾人全歸生也何歡死也何悲想惟英靈永安在玆洞酌庶羞瀝血敷辭歆我寸誠庶幾格思

祭鶴峯金公墓文 戊申

公正直骨鯁霜日 殿陛之前忠信篤敬聳慴蠻貊

之邦爲 先朝第一名臣載諸 國乘銘諸口碑玆
不復道壬辰之變受閫於瓦解之際仗鉞於運去之
後雪涕登壇馳檄江表義聲所暨疲散漸奮江右一
帶保障于東南者伊誰之功歟丹忠炳然期死後已
殄殲經季卒遘大癘諸葛之志未就而英雄之淚空
隕嗚呼痛哉衰腐餘生亦嘗聽公指揮荷公心知從
事行間出入幕府崎嶇天嶺之夜風雪撥鬻之夕撫
劒相對秉燭論兵規畫遥定晉城以守癸巳初夏聞
公病亟馳赴晉陽矗石樓中執手相訣曰滅賊有期
東西誰破忠憤滿面片語無私翌日星隕而賊勢遍

湖嶺矣求之古人或者未知俯覩當世孰居其右愚也六載亂離之餘流落龜城去玄宅未百里地而病伏窮巷者十季于玆灸雞漬酒追素遂願區區一念路出塋下宿草悽迷英風如昨淸觴一奠淚落九原嗚呼痛哉

安提學修墓時告由文 壬子

玄宅世遠兆域崩夷碣仆榛蕪懼莫尋追幽草悽迷霜露幾濡雲仍合謀涓吉以修刻表竪左舊石改跗今玆擧事敢告斯由

安文簡公墓誌石改瘞後告由文 癸丑

喬木世家廟堂偉器德尊一代名耀千祀睠玆玄宮
自畿而遷窾藏貞珉露出何年陽村誌銘雙梅陰刻
日炙火燎字畫殘缺孱支聞晩奉省愴感涓吉來事
仍下舊坎剪剔荊榛敬薦泂酌神其昭鑑永安斯宅

伊山書院移建告由文 甲寅

伏以院宇營建迨今五十年餘而占基沮洳地無乾
淨當其夏潦水湧階砌之間堂齋棟礎傾頹摧陷以
至庖廚廩舍靡有完整間歲繕修旋歸前轍架漏苟
度者有年伏念永世祠享後學藏修 賜額尊瞻之
地墜敝至此士子或惰於遊處過者擧駭於觀聽不

亟圖新決葬仍舊一邦人士咸爲此懼移建之議已
久遍相境內廼今卜地於郡東十里許林丘東畔樊
浦西岸子坐午向之原溪山秀麗洞府靜邃允宜立
祠廟構堂序詢謀僉同旣已告諸方伯上達 朝廷
擬今十日涓吉開基卽事之始敢先昭告敬祈神鑑
謹告

竹牖先生文集卷之三

竹牖先生文集卷之四

行蹟

曾祖考宜寧縣監　贈左通禮府君行蹟

吳氏之先高敞人公諱顧福字慶善先系俱見譜圖景泰乙亥生成化丁酉司馬甞仕集慶殿參奉轉陞參上爲親求縣得稷山時先大夫判官公年九十在世無恙公陳疏親老歸居乞陪養終孝特　命依願奉父親赴郡縣無前異　恩也瓜未滿判官公卒於縣奉葬於楊州之松界終制仍居漢城仁王洞第入爲臺監出宰全義宜寧等縣其在宜寧也公已季暮

而內子金氏卒於官咸安乃金氏外鄉也返葬其地公亦罷歸玆鄉構小室于茅谷村故宅竹林之下種梅築臺名以三友以爲逍遥送老之地有退溪先生詩序詳焉公文雅雍容慈詳愷悌詩篇筆力老逾清勁孫澐竊伏見手寫詩稿藏在宗家半是思松楸憶漢舍之作也卒於嘉靖癸巳八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九葬于郡山法彌社祭洞北向之原與淑人金氏同塋去茅谷村纔五六里許金氏之先善山世家訓鍊參軍諱致誠之女參判諱有章孫無娚少孤及其于歸閨儀端嚴謹祭祀孝舅姑常以早罹風樹終鮮

兄弟爲慟務積陰德無纖毫害物至於日用器皿魚
鹽之類凡有所貿必令婢僕歛其秋稼取實而厚與
其直每於日月初昇時必虔誠露祝曰願多錫我子
孫有一男諱彥毅仝義縣監今其內外雲仍幾至百
有數十餘人豈非餘慶之驗歟公下世去今八十餘
季而兵火之餘家牒遺墨蕩然無存官秩遷除言行
事蹟曚無傳受孫澐季至神惛淚懼後裔輩寖遠逾
怠日就湮沒粗記平昔及聞於家庭者敬叙其大槩
焉萬曆癸丑二月壬子曾孫澐謹識 公之退老巴山事見退溪先生
詩序周愼齋[illegible]譔錄

祖妣淑夫人眞城李氏行蹟

先祖妣淑夫人李氏松齋府君季女也先系松齋公碣文詳焉生於弘治辛亥正月十九日天姿貞靜淑叡溫莊端一自來笄時不但能於女工生長名門旁達詩書之敎字訓文義聽習悟曉松齋公奇愛之及歸我先祖心專中饋事舅姑盡孝待君子無違惠仁婢僕睦婣親族贊德之稱鄕隣翕然故後來眞城一門之言曰道德則退溪先生存焉閨行則全義內子爲冠世以爲知言孫澐等早失慈侍六箇甥妹皆鞠育於膝下啼呼鬧擾口不加詈責色不形厭恚辛勤

教養以至成立每日昧爽梳頮於寢閫內雖侍兒亦
不及覩晝必正坐有常處分寸不差終夕無跛倚懈
惰容手不去絺綌任至老如一日閨庭寂然而婢御
盡心庶務靡不整先祖刑家嚴厲時或因事怒責未
嘗一言對辨婉辭徐解而已素解書史有時引古人
言行訓戒子孫而亦不曾對他人說文字嘗以言外
與妬忌爲婦人戒曺咸安孝淵公內室乃祖妣兄氏
亦有賢行夙相友愛寡居昌原一日程逐月問使歲
一相會曺胤兩姪時節來省必掃除堦庭展席中堂
相見如尊賓未嘗示以親昵誠於奉先急於周窮念

絶俗婦營產計以是素禁田民雖饒而家計淸貧終不肯以此易彼家範內行之純備不論當世求之傳記未之多見而世無張林之筆湮之不肖成童以後稍知人事侍側者幾二十季餘一言一行一動一靜皆所面承靡一匪則賴而至今庶不墜厥緒毫髮皆遺賜而雖是惛怠文不闡實嗚呼痛哉下世季月萬曆癸酉七月初八日享季八十三是歲九月日祔葬先祖考墓左子孫敘在先祖考碣陰其後內外諸孫先府君參判後三十餘人叔父進士後八十餘人所謂永錫爾類者非耶萬曆四十一季歲次癸丑三月

己巳孫男澐謹識

初退溪先生撰先祖碣銘時祖妣無誌故言
行未著於序碣中澐恐後裔未知敢自附錄

贈通政大夫掌隷院判決事李公行狀

公諱大亨字泰來本貫月城始祖諱謁平新羅開國功臣高麗世有諱禹稱門下侍中移封載寧五代祖諱午成均進士 贈兵曹參議見麗運將訖入咸安茅谷里終身不出高祖諱介智 贈戶曹參判曾祖諱仲贇副提學祖諱琓副司直娶縣監白自精之女移居于金海考諱景裕軍資監主簿 贈判決事娶尚州黃氏 贈參判泂之女也嘉靖癸卯生公于金

海活川里第自在髫齔屹然有大志遊戲不類凡兒及長硏究義理務行忠信兼事詞章累中鄉解竟屈於禮部遂廢科業築室於活川上自號觀川居士杜門養親躬行甘旨之供與兄弟篤於友于居常處閒恂恂然直柔耳至於剖是非趨事變確乎其不可拔也鄉邑以公論薦 聞者再雖未蒙 朝家之采施其行義之篤實取信於一世可知矣當壬辰之歲公年五十是年四月島夷之變出於倉卒是月十三日始連船於竹島之南如行販漂颶之船海曲昇平之民不知兵革之爲何而悻其水疾煎粥以救之過數

日倭船繼至者蔽海始知入寇東來金海爲賊初程
兇鋒所觸莫不靡滅府使徐禮元與公有姻婭之誼
而素相友善知公慷慨有大節貽書請公語以討賊
報國之義公將行謂其二子曰吾家世受 國恩我
雖無官當此危急之日舍義圖生非臣民道理往與
主將背城一戰當爲 國之魂汝等急避遠地毋
絶先祀二子攀袖慟哭願與同去公據理責之遂募
得丁壯百餘人馳入城府倅見而喜之委以守城之
責公與鄉人宋公賓金公得器同心奮忠勉勵主將
曰賊兵鴟張勢騰風雨我輩若不效力拒戰則人將

其魚當練卒收糧各盡忠貞死而後已可也時賊兵
先陷東萊乘勝長驅衆心恟懼有土崩瓦解之漸公
儼然自若號令嚴肅一城人賴以差安十七日賊兵
圍城三匝灌水北門陷沒之禍朝夕且至主將知其
城孤兵弱事無可爲欲先自遁去公大責曰公受
國厚恩於平時忘報絲毫於亂日且盆城乃嶺南要
地最先受賊而不思保障何也東萊府使宋象賢守
一隅殘堞立百代高節風聲所及人當效死則今雖
勢弱兵孤當誓衆力戰或得萬一之幸以報　聖上
之恩奈何以土地生靈先委於賊乎府倅義而不敢

舍去十九日賊爲偶人乘夜投之勢若踰城城中大
亂失措而主將已出北門去矣公收餘兵閉城固守
諭以義理曰爾等俱是王民捨此安之不若爲國守
此城猶得殪一賊而死也衆皆泣而從之出死力終
日力戰賊不能入刈取野麥堆塡城壕須臾與城齊
遂攔入蹂躪已無奈何是夜公死於節實萬曆壬辰
四月二十日也宋公賓金公得器並死焉部下人梁
業孫者佯死伏積屍中伺賊睡熟而逃還因傳公之
始終事事聞于　朝贈通政大夫掌隷院判決事追
贈一代嗚呼島夷竊發之初擁大鎭握重兵者皆

望風奔潰無敢嬰其鋒而公以一介書生忠義奮發
樂赴死地捍禦危城及其將走兵散之後猶能守空
城數日力盡乃死公初無食祿之恩受土之責雖與
衆人偕走圖生夫孰非之而欲以隻手擎天與同志
二人一時立慬豈不誠烈丈夫哉公娶澐之女旁有
二子長友杜次息杜友杜聞城陷入求父屍又爲賊
所害父子並招魂以葬吁亦哀哉公兄大胤之女嫁
校理周傅子益昌亦遇賊投水而死旌其閭一門之
內三綱萃矣郭存齋之家豈獨專美哉息杜裒其遺
事來見余且泣且言曰知吾父者莫如舅氏願爲吾

父狀之使父貞忠義烈不泯於千載之下也余曰而父之節 朝廷所褒而父之名人士所誦余復何贅忽杜請不已遂收淚而編之以俟後之秉筆者萬曆庚子十月上澣高敞吳澐狀

立祠本府號松潭三忠祠

墓碣銘

退溪李先生配貞敬夫人許氏墓碣銘 幷序

判中樞府事 贈領議政文純公退溪李先生配貞敬夫人許氏墓在榮川郡東末巖里石峰之東麓而表碣久未竪夫人之孫詠道承 朝命守玆土甫莅

郡謀刻石徵銘於澐澐受先生敎誨之恩忝許門瓜
葛之末不敢以耄憒文拙辭謹按許氏先出自金海
世傳首露王後中移于固城高祖諱惟新靈山縣監
曾祖諱滌忠順衛祖諱元輔成均生員始家于安春
考諱瓚成均生員娶甘泉文氏司成諱敬全女以弘
治辛酉生夫人於榮川草谷之第夫人稟性貞淑端
恭淵靜司成公無胤子有二女夫人居長溫凊甘
旨唯妣裕蠱夫人生長膝下爲司成公所鍾愛選所
宜歸夙諳先生文行間世將必爲大人歲辛巳以夫
人歸先生相敬如賓至於以物授受之際必盛之以

筐而敬進之居必異處家人見其不相親昵疑其琴
瑟不友久乃知之夫人事君子僅七春秋生二男季
孫纔閱月而夫人卒寔嘉靖丁亥十一月初七日享
秊二十七從葬司成公墓側 坐 向原男曰奮義
城縣令寀早世縣令娶訓導琴梓女生三男安道直
長純道儒士早歿詠道郡守女壻二判官朴欐奉常
正金涌直長生三女郡守洪汝栗郡守琴愷進士朴
弘慶其壻也判官生三男成範文範景範景範縣監
儒士生一男律今冰庫別座二女義禁都事金止善
生員金是樞奉常正生五男是柱文科是楗是楨是

棱是相是楨生員二女裴尚益李廷俊郡守生二男岐嶷嶷後宜長爲宗孫妾產有三女一男皆幼夫人下世今八十有八年門無舊老世乏張林之筆閨範內則無由得其萬一竊伏惟聞先生慟早喪佳耦到暮境念不置其賢行可知譬諸幽蘭早殞香不及聞遠而餘馥久不歇裒聞餘馥謹誌其槩繼以銘銘曰

夫人本宗肇首露裔育鞠外家爰載生歲行端令聞逑選名賢眘齊歸日蘭殞芳委厚禀嗇壽彼蒼杳冥睠彼石峰虬虎互形葬卜其兆從司成藏白璧鐘彩

更幾星霜山溱搴之水流于東茫茫九原息曷其窮
有子有孫廼省廼享琢銘貞珉過者瞻仰

通政大夫宋公墓碣

宋氏系出陜川冶罏縣爲嶺南名宗而其在榮川者
子孫尤蕃衍公諱儼字思仲曾祖諱守謙縣監祖諱
綸縣令考諱碩忠生員娶通政金希哲之女以成化
丙午生公於兄弟行公最長生員公以領議政韓昌
外孫儒行夙著交遊盡一時名流淸貧多子始居榮
川從婦鄕也公幹局魁偉晩事陶猗家契以饒然人
不以貨殖病焉眞淳謹愼遇物未嘗矯飾友兄弟睦

宗黨鄉論推重年逾八袠以邦制受通政資鶴髮玉
鬢榮輝鄉閭壽八十六而以疾終于家隆慶辛未也
葬于郡南平恩驛東岡 坐 向之原配花山權氏
習讀億齡之女生于弘治庚申卒於萬曆戊寅祔葬
同原生二男曰福崇 贈通政刑曹參議曰德崇水
軍虞候四女曰幼學權瑞日曰同知琴應南曰主簿
李弘濟曰生員金允欽參議五男曰沉潛淵涵泳沉
訓導四女曰邊慶胄曰張大鳴曰蔡術曰權行可進
士虞候一男曰漢二女曰李澳曰吳湑也主簿三男
曰瑞瑊璟四女曰李士純曰南復圭文科都事曰李

宗慶曰朴文範也生員二男曰仁厚曰德厚武科宣傳官二女曰李廷薰曰金友益其餘內外雲仍多至六十餘人生能享壽考後能繼祖武豈非種德餘慶有自來也耶宗孫沉以墓道久無誌諜竪碣請誌于澐者不一再不敢辭撮其大槩如右

墓誌

先考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府君墓誌

先考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府君諱守貞字正仲吳氏之先有高麗翰林學士諱學麟高敞人後有民部典書諱臣世牟陽君諱李儒禮

儀判書諱六和繼躋卿班判書生諱淹肅川府使寔
府君高祖曾祖諱榮通訓大夫羅州判官祖諱碩福
定寧縣監 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考諱彥毅
全義縣監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
參贊官妣 贈淑夫人眞城李氏嘉善大夫戶曹參
判松齋公諱堣之女正德庚午十二月日先君生夙
嬰風痾體氣虛弱誠孝出天怒不形色無纖毫與物
競鄉稱純善無異辭室異親居夙興盥潔昧爽問寢
侍側怡愉終日至老不少替身爲繼曾祖小宗雖家
計淸貧每當祭祀齊心盡力必誠必謹萬曆癸酉丁

內艱時年六十四摧痛隕絕勺水不入口葬而疏食
哀慕彌篤形氣削弱子弟知不勝潛進肉汁覺卽號
泣痛絕日漸羸毁甲戌夏四月十五日卒是年秋葬
于山法彌庄盧山社祭洞通禮府君墓下甲坐庚向
之原先妣順興安氏考諱瓘忠義衛妣安東權氏萬
戶諱舜之女兵曹正郎諱守平之孫安氏自文貞公
諱軸之後至靖肅公諱純世爲名卿靖肅公之胤諱
崇孝大司憲生諱詃昌原府使府使生諱尊道敦寧
參奉是爲先妣高曾祖先妣生於正德丙子卒於嘉
靖辛亥四月十九日享年三十六時男澐穉騃無知

稍長侍先祖考妣側嘗曰事舅姑盡孝敬撫婢僕拯慈仁貞靜端溫以婦賢行他兒婦所不逮屢稱道不但此言猶在耳澐外家兩舅氏兩從母俱至老在世嘗於一堂之會語及家鄉閨行必稱先妣爲冠人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者非得之傳聞者比澐何敢溢辭初葬于山法彌直廬山庚向之原戊戌賊禍之餘遷祔同穴于先君之左已亥歲冬十月也孤同腹男三湑澐潔女三安守寬李大亨周恪卽甥也側室子三浚滌泚滑濟用監副正娶察訪周世鼇女無子安守寬生二女長適忠義衛李潛次適金瑛一男曰克

緒溭娶生員許士廉女生三男汝檼今金泉道察訪
汝橃後副正爲宗孫癸卯文科今永川郡守汝揆宣
務郎二女長適趙亨道固城縣令次適文弘運先歿
李大亨生二男友杜偲社瀠己卯生員娶部將趙檣
女生一男汝楗早歿女壻二姜慶璜朴規周恪生三
男國藩國望國屛女壻三鄭澮鄭澹趙雄道曾孫男
女若干李潛生一男二女金瑛生二女二男克緒生
男　女汝檼娶弘文校理周愽女無子再娶縣監
朴廷瑰女生二男益熀益燝女適許宗茂季幼汝橃
娶洗馬金滐女汝揆娶佔畢齋之後萬戶金聲律女

生三男皆幼趙亨道生六男一女曰咸英咸瞻咸章
餘幼姜慶璜生二男國藩生一男國 生二男先妣
之棗伯氏纔冠餘呱呱滿室皆鞠養於大父母教戒
成立婚嫁以畢恩極昊天孤之不肖幸忝科第猥厠
朝行晩蒙 國恩榮及三世寔荷積世餘慶而祿
不及養風樹徒傷思得當世文翰手鐫貞泉爲辰巳
亂離來流落異鄕故山夐絶兄姊弟妹淪沒殆盡牛
馬之齒今七十有四惛耄景迫南望隕涕惟罔克遂
初志埋沒先蹟是懼泣書如右相時銘竁而怙恃隱
德淑行無能表其萬一嗚呼痛哉萬曆四十一年癸

丑正月丁丑男澐謹識

墓表

高麗國及第 贈密直提學安公墓表

愼興安氏三派公居其一也力學登第旣起家遂不仕作肥遯善士以裕于後後乃克昌赫赫爲巨閥垂三百有餘祀竹溪其居順其諱密直提學其 贈爵也考諱希諝祖諱得財俱 贈官以謹齋貴公配安氏撿校軍器監成器之女封興寧郡大夫人生四子軒判典客軸文貞公卽謹齋先生也輔文敬公輯順興君文貞及二弟皆登第文貞文敬 又中元朝制科

今配文成公享雲洞祠典客五傳而姓替外氏順興
生左尹永孚文貞懿勉景蘗歷文簡公宗源良度公
景恭靖肅公純文肅公崇善三首勲封五典文衡繼
世名卿益隆外派即今台卿以下達官多公之裔豈
非漑根濬源有自來歟井號曰四賢而擬標小石於
舊里面刻三大字書其下曰一家忠孝友悌清白之
風至今藹然云者周先生世鵬也墓在順興北瓶山
寺洞壬坐丙向而立短碣于正統己未者左尹之子
判事者也歲久石仆斷埋無徵萬曆壬辰十一代孫
德麟按得之慨然謀改立亂未果越十六季丁春控

于豐榮龍醴地內外雲仍累百餘人咸致力焉議以
舊碣雖缺面刻猶存不可使埋沒改趺仍竪特伐一
石鐫茲顚末將涓吉修墓阜之于左裔孫而同德麟
管事者好義也噫我外先祖潛德之積餘慶之遠而
不有德麟之篤於追遠者則幾使玄宅昧其地而宗
支散遠方又不得巨筆力綿辭拙不克大闡斯舉可
慨已凡爲子孫盍使無忝期永久是圖則今日立石
之意抑不孤矣若夫謹齋以後德業在誌傳派系載
譜牒茲不復詳焉

朝奉大夫濟用監副正吳公墓表

公諱濳字迴源高敞人高祖諱榮羅州判官曾祖諱
碩福宜寧縣監 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祖諱
彥毅全義縣監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考諱守貞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
同知義禁府事妣貞夫人順興安氏忠義衛諱瓘之
女公生於嘉靖癸巳稟性敦樸少同鄉隣孝子扇受
業於先祖魯於學而志益篤人十己千焚膏夜讀懸
髻以禦睡魔得古人含熊膽之意卒能通擧子業屢
選鄉試竟北春官年十九先妣見背哀極孝至朝夕
之奠必手滌器鼎居廬墓下山坂峻隔每夕拜省窀

反已期踐粥糲飯咀鹽而終弱冠而善居喪古之人或未過也處鄉淳愨而勤齋任居家湛樂而和琴瑟謹祭祀信交際稱以良善人無異論配尚州周氏察訪世譽其考司諫安覲其外祖也婉娩淵靜有閨儀能治家公受氣虛而嗜酒心火挾痰有時眩暈及其內子苑疾沉綿救藥辛勤病未效而已先傷壬辰變起蒼黃避亂竄身于空寧地山店過秋冬夙患乘之日羸瘁乃於癸巳四月十一日遂不起公歿之後嫂氏病加纏綿踰月而繼卒六月十二日也俱享壽六十一雙殯一廬得保完兵火故山爲賊窟不克返葬合

窆于知南驛洞閣嶋山之南鐵店麓 向之原公以
繼高祖之宗不幸無子養弟澐子汝檖爲后奉先護
壠廉無遺憂變亂之後 朝家乏軍需募粟 命下
公痛賊鋒充斥而糧絕軍散卽掃儲以納 特賞以
副正職 恩牒纔下而公已逝然應募而已受爵非
公志也隱行終始世無知者澐淚懼遂沉泯敘大略
如右遺汝檖相時刻表而垂至神懨辭不逮意臨書
悲痛萬曆癸丑正月癸未弟澐謹識

雜著

呈巡察使沈公 惇 文 乙卯代山臯書堂儒生作

伏以教育人才乃 國家第一事內有大學外設鄉
校又有書院讀書之有其地培養之盡其方則村巷
間書堂之作似無所增益而自古及今苟有志學之
士舉皆致力於此至若大人君子操作人之柄者亦
莫不樂聞而勸成之盖以登高自卑行遠自邇總角
丱芳未成之前不可躐升上庠灑掃應對之餘必羣
居讀書成就有所然後庶不至魯莽蒙昧之地終爲
國家之利用古者鄉塾黨序之設盖有以也生等
弊洞十室之村五畝之宅里名伊山村號草谷乃退
溪先生舊遊棲息之地古宅猶存闕里餘澤到今不

斬後生可畏者庶幾彬彬第以肄業無所各私其家恐未免棄㬎之歸適金參判吳府尹兩丈卜築茲里議達書堂相得小洞西望小白東繞晴川山下出泉玉潔冰清允宜藏修克合養正乃於今春始搆十餘間綿力薄資值茲旱荒無粟可供無瓦可覆十年經營一簣功虧此不得不煩於閤下者也伏惟閤下累世名家當代英賢空羣冀北按節南州垂恩於無告施惠於不報至於興學造士之規尤致念不少懈愚生等素乏攀拜有急赴愬豈無所恃而然哉竊聞旌節還 朝檐榆駐近懷書塵瀆吐露危懇豈是涸轍

窮餓爲口活者比哉米布魚鹽最切於工饌之費伏乞除九牛一毛遂累載垂成陶鑄後生惟閤下事也伏乞台照

通諭一鄉士友文 代山泉有司作

竊以嘯皐先生文章德望冠冕一世餘澤及於鄉黨好學讀書之功暮年益篤誘掖訓誨成就後進風聲如昨山仰至今而追闕一畝之宫尚欠廟享之儀責在吾黨尋常竊歎適於今夏爲洞內後生輩粗建書堂於聖齋山之麓溪山靜秀出泉玉潔玄先生終老之宅纔數百步僉意立先生祠廟於堂後爲後學尊

瞻師範之地稟諸龜亭竹牖兩丈意以克合但此係關斯文擧措非輕非一洞所私宜與一鄉諸士友傳議以定而當此農暑之極勢不能齊會玆敢通文告諭仰各回示可否措敎規畫區區懇祝之至

策問題 丁亥

問古人之於憂樂論之尚矣遯世无悶不知不慍不亦樂乎而其曰有終身之憂憂以天下者何耶曲肱飮水簞瓢陋巷人不堪憂而孔顔所樂何事春服旣成浴沂詠歸肘見踵決歌動金石而亦有所憂者歟愛蓮觀草傍花隨柳水竹雲山萬紫千紅其亦吟弄

風月而已耶躬耕莘野龍臥南陽只合終身自樂而必五就湯桀之間驅馳火炎之餘抑亦有意耶逍遥獨樂之園者似若退無所憂而廟堂江湖進退皆憂者不知何時而可樂耶采菊東籬涉園成趣者未免侵晨理穢之憂步屧溪林開罇獨酌者終扡一飯不忘之憂何歟放魚茹蔬之詩乃作於投老鍾山之後野花啼鳥之句遽詠於山寺歸來之日亦可謂樂得其宜乎君子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眞有所得矣而樂中有憂無時而可已何以則一切世味洗得淨榮辱得喪看得破終能尋向聖賢地頭樂不憂改憂不樂

忘耶噫世道可憂外懼非虞諸生囂然畎畝之中抱
道求志從事聖賢樂地者素矣願聞樂中之憂無徒
日莫知我憂也豊基東堂題

又己丑

問治國如治病必須審脉虛實對證下藥然後庶幾
收效而濟人唐虞尚矣三代以下有若漢唐宋其所
以興衰治亂之由可得詳言歟惟我　國家立經振
紀垂二百年至于今日紀綱陵夷玩愒度日士不讀
書遊衍成風生靈困悴而飢寒切身內外凋弊而虛
器徒擁凡此數弊致之何由推刷實邊初算失宜欲

爲保授則病及齊民欲卽畢還則接濟無策江邊部落漸成滋蔓欲爲驅逐則自居其地兵出無名置而勿問則窺我虛實終貽邊患西道饑饉之餘賑救方急議者謂空遞船路或云禁久難開入用不足冒濫空柱議者謂當用九等之法或云恒定下下玆皆當今之疾痛而國論之難斷者無乃又有大病浸入膏肓轉成沉痼有望而驚者耶何以則紀綱立士習正民有餘粟官不耗弊使邊氓樂業夷虜畏威西顧之無其憂生財之得其道歟諸生僉生治世皆先憂欲一試丹久矣其各悉陳毋徒曰勿藥有喜也 京畿別試

題

又 壬寅

問君子之於世也所重者出處而已自古賢哲之進退不能無後人之疑姑舉其表著者言之兒女聘幣曾不足幡然而竟未免滅劉之譏故人中興時可以有爲而堅不事王侯之志何歟出師無成而合作臥龍詩人有詠生長太平而身老太平竟辭徵辟者何歟白衣山人不恥事以子叛父之君華山處士終不佐生應祝天之主何歟精忠勁節不憚殺身者涉於梁氏賓客據經論事剛大正直而屢被會之薦名其

可謂枉尺直尋乎王魏之臣事太宗果無異論而西山之仕於理宗能快人意乎因樹爲屋獨弔張讓二人之得失何居不卑州縣晚季一出兩程之不同何歟外患不避則當靖康禍亂之極忠定之必欲求去者何意銳志恢復而當乾道淳熙之間晦翁之屢召不起者何道至於吾東圃隱之出處先賢有議畢齋行止門弟始貳抑何說歟噫雷在地中而朋來无咎羸豕蹢躅而勿用取女士生斯世孰不欲蘊櫝待價觀象進退而畢竟名下無完人何以則用舍行藏隨遇而安仕止久速惟義與比耶諸生讀聖賢書嘐嘐

然必不顧俯仰隨人如桔槔亦不可與鳥獸同羣尚論千古權衡於心上者素矣欲聞所願學者其各悉陳伊山書院題

圃隱先生文集誤字校正

一序文次第一二三四五先後誤刻板本序文中行圃隱集序四字下逐張一二三四五總十三字並削去 首序卞季良爲第一次河崙次朴信次權採次盧守愼合五序總十三張一從季次而糚束之以其裒集刊行有先後顯忠祀績各異時序次不可紊也

一畫像下識云圖形時先生年五十有二云按年譜

先生於己巳年五十三而今云五十二二字恐誤
一一卷第七張後面夢詩傳字誤作傅改正
一第十七張後面宿蓋州詩傅字點削去
一壬子朝京之作反居丙寅行錄之後大槩朝天
錄序次頗倒錯恨當初裒集之未盡詳也
一二卷第二十九張次牧隱韻第三詩玉鞍作王鞍
添補一點
一附錄第六張孫舜孝題碑閣辭下生負鄭琚跋文
安在卷末柳溥跋之下而連書於牧隱諸賢附錄之
後似未安若謂發明孫公搆閣題詠事蹟不可不類

附則又逐行低一字書刻不使混擬於諸賢之作此諸家纂錄之凡例也且黃汝一碑閣重修記士之見者皆不滿而非笑之至欲削去然身宰本郡主管重刊重修事仍記始末削去則不可但自列於先賢述作之次古人序跋反在其下具眼者左所指點處這般士論通諭會元使自點改其中未穩數語除記作跋改刻而置諸篇末則如何圃隱先生在當時論理撰說竪說著述應亦多而變故不傳幸此詩文若干僅存在後學所共莊誦而詠歎序有奉 教校正承命非他家遺稿比不可不精審願與書院多士細

論

一附錄第九張圃隱墓碣陰記似當刻在年譜末端空張之後此陰記雖非西厓校正所錄以類推之定在譜末且退溪先生所撰臨皐書院祭文不可不補入愚意定錄於孫公碑閣辭下與諸生議定且陰記及祭文追刻時敘追刻之意分註於其下可也

一年譜第四張先生二十六歲下分註○按先生集先生海山城記云昔先王南巡次于尚余時召入為翰林則先生拜檢閱在壬寅駐尚之際者明矣今校正分註乃引送李秀才詩疑王幸福時已拜翰林者

恐未然先生所云也忝行宫侍從臣者偶於贈行追
感南巡時事而詠懷非必謂在福時已作侍從官也
此識論似緊當宜分註添補而板無空處宜藏待後

一年譜第十二張落須廣求初印本追刻補之
萬曆甲寅春二月壬子識與臨皐書院

東國地理誌

惟我東方檀君肇基箕子受封朝鮮美號歷數千祀平壤遺墟至今宛然惟其檀君之世文獻無徵箕子東來半萬殷人渡遼來教以詩書君親五常之道醫卜百工之藝靡不畢修則地理治績想亦有掌記而

遼滿右渠之際皇威赫怒區域瓜分離而爲四郡合而爲二府者垂七十餘季箕準南奔亦區區一隅之孱裔耳世系圖籍雖蕩然無傳而高句麗繼起盡有朝鮮舊地云則遼河以東漢江以北疑皆箕氏之地也羅濟之興分據三韓以今日輿地所載觀之則高句麗之地最大以廣百濟次之新羅蕞爾除首露所占環嶺南之半不滿千里而終之總東土永國祚者羅也跡其二聖創業養成忠厚之風英豪如金春秋庾信應時挺生王不待大之言至此益驗而千載之下國勢之離合邈難尋究未免生東國而不知東事

故作地理誌先之古號著以今稱以便考閱而王氏統合之後地志已詳於麗史只撮其大要於此若夫先儒卞馬之說互歸牴牾惟今日韓子所辨似得千載未定之論故別錄于後以俟後之君子

附韓久庵東史纂要後叙 名百謙

癸丑秋余病罷居西湖適舍弟柳川子亦待譴田里與之往來披閱古今書籍以自遣一日偶得東史一帙乃嶺南吳斯文澐所撰其書上自三朝鮮下及高麗氏大綱大要無不備載焉煩簡得通鑑史略之中且爲名卿碩士與義烈之徒皆立傳

僭竊權宄亦無不以類而附其末有頭有緒甚便
考覽寔吾東方不可無之書也但詳於列傳而略
於本記又無表志其國之法制沿革其君之政治
得失皆無以考其終始此爲可欠抑三韓四郡之
說亦沿襲諸家之失未見有折衷之論此則實我
東方一大欠事不特爲吳公此書惜也吳公嘗從
先君子遊於吾輩爲尊執久聞退居林泉日以書
史自娛其於先世文獻宜其有所徵恩欲一拜起
居因扣其所疑顧南北脩阻際會無便乃敢出於
僭妄自叙所見如此如或此紙流傳得經吳公具

覞則不知以爲如何也謹按我東方在昔自分爲南北其北本三朝鮮之地檀君與堯並立歷箕子暨衛滿分而爲四郡合而爲二府至漢元帝建昭元秊高朱蒙起而爲高句麗焉其南乃三韓之地韓之爲韓不知其所始而漢初箕準爲衛滿所逐浮海而南至韓地金馬郡都焉稱爲馬韓王是爲馬韓秦之亾人避役入韓地韓割東界以處之是爲辰韓又其南有弁韓屬於辰韓各有渠帥後漢書云弁韓在南辰韓在東馬韓在西其指三韓地方亦已詳矣新莽元秊溫祚滅馬韓而百濟興焉漢

宣帝五鳳元年朴赫居世爲辰韓六部民所推戴而新羅始焉弁韓前史雖不言其所傳而新羅儒理王十八年首露王肇國於駕洛據有辰韓之南界其後入於新羅疑此卽弁韓之地也然則南自南北自北本不相參入雖其界限不知的在何處而恐漢水一帶爲限隔南北之天塹而崔致遠始謂馬韓麗也弁韓濟也此一誤也權近雖知馬韓之爲百濟而不知高句麗之非弁韓混而說之此再誤也自是以後作史之家承訛襲謬前唱後和不復就其地而覈其實遂將一區三韓之地左牽

右引紛紜錯雜至今數千秊間未有定說可勝惜哉何以明其然也當三韓時本國雖無文字兩漢書皆有列傳試以秊代上下地界遠近求之則百代雖遠歷歷如在眼前夫何難辨之有哉前漢書曰漢武帝討右渠遂定朝鮮地爲樂浪臨芚玄菟眞蕃四郡樂浪治朝鮮縣臨芚治東暆縣玄菟治沃沮縣眞蕃治霅縣云云朝鮮縣今之平壤東暆縣今之江陵沃沮縣今之咸鏡道此則皆有可據之書不可誣也霅縣雖不知其所在當昭帝合四郡爲二府時以樂浪臨芚合爲東府都督府樂浪

臨芚之間黃海江原京畿左道等地之界固已相
接矣又以玄菟平那合爲平州都督府平州卽眞
蕃也（平那山在眞蕃境內故云）玄菟在臨野人東濱大海南接
臨芚卽不可跨越臨芚千里之地而下與三道合
則其形勢非關西一帶更無去處意者樂浪郡治
雖在平壤適西之地與玄菟合也歟然則四郡二
府之界限其止於此亦明矣惟眞蕃地方比三郡
似爲狹小其侵入鴨江之外則亦不可知也自高
句麗起得二府舊地南至漢江北至遼河皆其所
有又何時爲弁韓或馬韓耶以此知四郡二府之

自爲四郡二府而與三韓不相涉也後漢書云弁韓在辰韓之南亦與倭接又云弁辰與辰韓雜居衣服居處風俗同其稱弁韓必曰弁辰則弁韓之於辰韓必爲附庸而不相懸遠可知又云馬韓統五十四國辰弁韓各統十二國所謂國卽今之郡縣合辰弁二韓僅得二十四國不能當馬韓之半以此見之湖西湖南合爲馬韓而嶺南一道自分爲辰弁二韓又何疑乎馬韓歷四郡二府之時至宣帝時爲新羅弁韓與辰韓始爲附庸終爲合屬如上所云則三韓又何時入中國爲四郡二府哉

吾又以是知三韓之自爲三韓而與四郡二府不
相涉也崔致遠唐昭宗時人上溯三韓時幾千有
餘年其出於今專聞非耳目所及則與權近何異權
亦何異於今時之人哉而況此崔致遠
按權近以下有缺文故箋字而補
近聰明才氣固吾東方第一人然其歷代興廢必
資見聞而知致遠入唐遊學時年十二其還國纔
二十八今唐書所載皆致遠遊學時所說十二歲
童子雖在所生之國其能貫穿千年沿革而不一
誤亦未可必也後之覽者每以古今人不相及必
奉信而不敢疑其亦過矣權近亦近世大儒久居
金馬郡親見所謂箕準城遂以馬韓定爲百濟則

亦庶幾乎有見矣而終不肯大眼遠察反生此區
區附會之計其釋弁韓在南則乃曰蓋自漢界遼
東之地云爾其引弁韓苗裔在樂浪則乃去苗裔
二字而直云弁韓在樂浪何其穿鑿若是之甚哉
其他平那山之平字與弁聲相近遂謂弁韓爲高
句麗云者則又與兒童迷藏之戲無異眞是可笑
蓋三韓僻在東南一隅之地去中國最遠雖堯舜
揖遜而聲化不曁楚漢交爭而干戈不到畊鑿晏
如長育子孫別爲天地間一壽域故西北避亂之
民多歸之仍成村落各以其本管名其居慶州之

得號樂浪亦如辰韓之或名秦韓也後人不分此二樂浪因以平壤爲弁韓何其誤哉

附俞市南麗史提綱凡例 名棨

麗史蓋倣歷代全史之體故其世家則只載秊月綱領而已其餘國政沿革人物出處可鑑可戒者皆散在雜志列傳之中學者乍見漫不省先後次序雖曰一書而其實三書也且卷秩甚多披覽未半輒至厭倦吳氏澐爲是之病作纂要以便觀覽而但紀秊則所載太略事實之可攷者盡在列傳是亦未免一冊而二書參考之難猶夫前也

禑昌紀年只仍吳氏纂要之例不敢有所改易

提綱中掇取纂要史論

高麗太祖十八年

綱曰冬十一月新羅降于高麗國亾　目曰王與羣臣謀降高麗有一王子諫曰云云

吳氏澐曰王子義烈可與北地王諶爭光日月而名不傳東方文獻埋沒可惜

顯宗十四年

綱曰六月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沆卒

吳氏澐曰崔沆蔡忠順當兇邪燕啄變在呼吸克體

顧命一心協贊使神器不撓王業中興雖古之丙魏何以加此其視叔季罔念安劉陰謀易樹擅弄威福誤宗社計者語不可同季空謚節義俟佛何足深責

睿宗十二年

綱曰徵處士李資玄赴行在

吳氏澐曰世之人君甘為亢龍多恥下賤雖勸之以樂善導之以好賢猶懼其自聖若必待莘渭南陽之賢然後加束帛之禮則三代以下無人乎君側矣所以先從隱遁幽居帝盡世為美談而不以為非若資玄為人高下雖不能灼知睿宗待士之誠不可非之

也惜其以如是好士之君而贊襄無臣不能正得其贒而徒爲好文之歸然其屈已移蹕必欲致之亦是嘉矣史氏之淺貶亦獨何哉

仁宗十三年

綱曰金富軾殺內侍鄭知常金安白壽翰

吳氏澐曰妙淸之奸謀縱臾以成之者知常等數人而已則知常爲妙淸黨與明矣命專討叛義先誅黨但咫尺宮門非閫外在軍之日而不先聞奏擅誅君側之臣難免時人之譏矣其後子藩之執吳祈李高之刼韓賴善惡雖殊大抵麗朝脅君之習未必非富

戟啓之也

明宗元秊

綱曰夏五月庚應圭還自金

吳氏澐曰應圭之使乎一節無媿於古人但受命於亂邦取德於羣兇雖曰見惡人之道以金甫當之擧義捨生觀之則尙論之士必有優劣者矣白文節閣筆泣諫斯爲得正

明宗五秊

綱曰夏五月始發前王葬　目曰趙位寵聲言義方等弑君不葬之罪云云

吳氏澐曰史氏之論位寵以擧義不早逡巡後時非之以愚觀之有不然者古人有言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庚癸羣兇屠戮文士放弑君父窮凶極惡覆載所不容簡冊所未見苟有一二忠義之士聲罪致討則以擧國所共憤之人心豈難於顯戮兇魁而終不克濟事者甫當爲人亦膽氣有餘而其分部諸道將士經奉前王擧措疎脫義旗未樹機漏取敗然名正言順成敗非所論也今位寵之始起檄召兩界也乃曰上京重房議討北界諸城大兵已發其可安坐取戮云而無一語爲君父討賊復讎之義不過爲私讎

激動之而已嶺以北應之者亦各爲身謀僥倖成
事而已設使此舉在於毅宗見逐之初應圭奉受回
詔之前不過爲卓敦之計而止顛沛無成可立而待
也況皇冊已加王位已定舉國臣附乃興忿兵馳報
怨之檄敢抗王師經年盜據自取叛逆之誅非不宜
也宜也烏可以舉義而非時論乎

明宗十九年

綱曰九月中書侍郎平章事文克謙卒

吳氏澐曰克謙遇荒淫之主獨立敢言晴雷霜日不
足以喻其烈落職而名益高去國而人爭誦至使畫

工入繪事山僧詠於詩英風勁節照映千古雖以兇悍如仲夫輩聞名而不敢加詈折檻當卓蔑以加矣惜乎叟涉陰難脂韋周旋已媿素志銓注循私廣植田園取譏時人魏公獨愛寒花晩節香之詩令人三復不已也

恭愍王十一季

綱曰金鏞殺都元帥安祐李芳實金得培等

吳氏澐曰麗氏四百季來外敵之患莫如契丹蒙兵雖連歲侵軼而其長驅屠戮未有若紅巾之禍者乘輿奔竄於嶺外京城淪没爲賊窟一朝迅掃三韓再

造恭愍所謂割肥膚尚不能報者正宜今日道也奈
何擎天偉烈曾不旋踵騈首就戮於賊鏞之手而王
不省悟宣旨不斬而咫尺擅殺終不之問抑天厭王
氏奪其聰明以基促亾之兆耶竊嘗觀之臨危撥亂
注意乎將而功蓋一時旋見忌疑小人乘時輒售鬼
蜮不曰擁兵謀反則必曰軍心盡歸必手毀長城冤
死狗烹而國隨以亾前車旣覆今古一轍惟彼昏庸
不足深責當時扈從之臣如李嵒柳濯洪彦博諸人
豈皆賊鏞之黨而環視左右無一人出一言以悟主
會不若爭饋報功之市街人讀史至此孰不掩卷扼

腕而淚滿襟者乎嗚呼痛哉

竹牖先生文集卷之四